

京口北固亭的冬天

□宋灵慧

辛弃疾写《京口北固亭怀古》这首词,并非在冬天。但这以后,他走进了人生凛冬。

彼时,公元1205年,诗人任镇江知府。6月调隆兴知府,7月被罢免;秋天,买掉回乡。这是他第三次被贬,也是最后一次。

他1203年出山,绍兴任知府兼浙东安抚使,这是他两次被贬,蛰居十八年之后。随后他受皇上召见,转镇江。到任镇江,他脚底生风,尽管已年过花甲。镇江不是一般的城市,是抗金前线。他还看到,金不止为蒙古所困,还饥饉连年。于是,他认定“金国必乱必亡”,起兵北伐收复失地,势在必得。

心里有一口宝刀,他壮志冲天,利刃不老。自己是皇上于行在召见,主战的韩侂胄亲自组队——行在召见,这绝不是一般的待遇与委任;韩侂胄又不是一般的战将。踏上镇江,北望,他恨不得一刀刺去,刺回丧失的国土,刺出中原的志气。

然而,世事永不如诗人所料,诗人思维不属于世事。在他看来,韩氏主战是思想,不是策略,太缺乏周密运筹。更何况,他在镇江还没站稳,就稀里糊涂被“坐纆”降职,原因只是举荐他的张瑛出了问题。

登上北固楼那日,的确不是冬天,诗人心里却刮着冷风。进入他眼底的,不是浩浩江水,而是京口的昨天种种。

京口,本是英雄的京口,仲谋在这里气吞山河。

孙仲谋,为人唏嘘“生子当如孙仲谋”,如今何在?京口本是他的京口。他“自吴越徙治丹徒,号曰京城,后徙建业,于此置京口镇”。揉揉老眼,他只看到了舞榭歌台,英雄足迹无处可觅。是

历史风雨无情,冲刷掉了那千古风流了?

一缕夕阳洒落在草草树树上。斜阳下寻常人家蓬门陋巷里,诗人看到了又一个英雄,寄奴,南朝宋武帝刘裕。他京口起兵讨伐桓玄,平定叛乱。驰骋中原,气吞胡虏,刘裕真的威武。

京口,本是英雄的京口,武帝在这里八面威风。京口的江水,本应回荡着英雄的吐纳。

今天的京口不是。一心想着狼居胥山祭天庆功,结果一败涂地的家伙,是武帝刘裕的儿子宋文帝刘义隆。战败后他“北顾涕交流”,有没有反思好大喜功、草草出兵,是他“仓皇”的痛点?

一阵风吹过,老诗人眼模糊了。京口,英雄背影消逝,刘义隆们却没有,而且过之。彼刘义隆能北顾而“涕”,此刘义隆们呢?空气里弥漫的气息,汹涌成江水样的浪,向老诗人卷来。

从当年奉命南下,报效朝廷,到今天整整四十三年了。1162年,从金国出发南下,他心里装满春天。他出生时家乡济南为金人占领12个年,但他骨子里效忠大宋;尽管南下后一直不受重用,两次被贬,他怀揣的始终是春天。时光把一个风华正茂的男儿打磨成花甲老者,但他记着自己的来路,一路烽火。

佛狸祠下是什么?香火缭绕。袅袅升腾,人们在祭天。鼓声咚咚,人语絮絮,鼓声人声拧成一股股看不见的绳,随香火烟气,向天边飘去。人们啊,不该忘记,佛狸祠是北魏人的佛狸祠,是他们用以炫耀打败你们的丰碑——你们变成了温水锅里被煮着的蛙……

老诗人心里卷起了一股风,成了

一棵冲天的柱子。

老将军廉颇老了么?老将军不老,还能一顿吃下三斤牛肉,上马驰骋。老将军能否再披挂上阵,这个话题老诗人又能跟谁倾诉呢?除了空中的风,还有脚下的江水。

北固亭,公元544年南朝梁武帝改为“北顾亭”。京口北顾之后,诗人彻底进入了冬天。

买掉回家第二年,1206年,皇上下诏,让他出任绍兴知府、浙东路安抚使……赴行在奏事,他上表辞谢。1207年,朝廷授予他兵部侍郎职位,掌管国家军队二把手,他两次上表恳辞。之后,龙图阁待制在京观、叙复朝请大夫……官职跟江水一样涌来。然而,他再也无力承接这一副副散着金光的担子。无论如何,诗人再也走不出心灵的冬天。

1207年10月,江西铅山的秋天里,他弥留之际大喊数声“杀贼”后离世。皇上赠他金带,追赠龙图阁待制等。1275年,宋恭宗赐号“忠敏”。于此,京口北固亭冬天该画上一个句号了吧。

2017年10月,江西铅山的秋天里,我隔着一座山,心里为稼轩先生的诗情树一座丰碑。如若再过铅山,我定去墓前拜谒,告诉先贤京口北固亭再无冬天。

宋灵慧

河北省作协会员,作品发表于《散文百家》等,出版散文集《第一百零一朵花开》。



海思

□邓佳

如果夏日无事,去秦皇岛避暑吧。

也许是在此地求学并且收获了爱情,我对北戴河的海有着特殊的感情。当年,我常常偷闲跑去看海。那片浩瀚湛蓝时时牵扯着我的魂魄,已然成为我心灵的故乡。

柔风轻拂裙摆,海平面伸成一束白线,耀着人的眼。近了,魂牵梦绕的海就在眼前了。海滩像片金色的麻布,上面斑斓的是游人。穿着艳丽的外国女子在沙滩上发呆,一任海水一波波涌来亲吻她瓷白的肌肤。几个头脸沾满海沙的孩童,专心地捡拾着红粉灰白的贝壳。

恣意地海边一倒,浑身像解开的一捆木柴忽地松散,纷纷扰扰的思绪也沉淀下来。海边就是这样神奇:行走时,整个沙滩很喧嚣;静坐时,谈笑声却似远在天边,耳边只听得海浪拍打礁石的声音。人仿佛独立这幅画中,被周遭忘记,被时间忘记,被世界忘记。

大海仿佛在呼吸,浪花是海的笑涡。海将浪花拥在怀里,浪花却急着逃离,奔向近在咫尺的沙滩,终被摔成碎玉屑子。海藻被挟裹着浮浮沉沉,金沙在水底闪着璀璨的光。捡一节枯枝,在沙滩上写的心事,被海潮大咧咧扫去。想起年少时来看海,折了一玻璃瓶蓝色星星,送给蔚蓝的大海。层层浪花激荡着我的瓶儿,浮浮沉沉远远逝去。大海虽不能言语,但她应该懂得千言万语。

海水渐凉,干脆跑到岸边秋千架上荡秋千。荡到最高处仰头看去,松树上松塔累累一如碧天星辰。松果鱼鳞似的紧密包裹着自己,就像大海,怀里揣的满是秘密。

我见过很多海,唯有北戴河的海,最让人内心平静。此时,是北戴河最好的季节,无愧于“避暑胜地”之称。除了夏,其他季节的海边哪有这么热闹。春秋两季不能下海,乐趣已失了一半。到冬日,太阳只能发出惨淡的、寒渗渗的白光。风中夹着细小的沙粒,泄愤一般砸得人脸生疼。街上的人被大风刮跑了似的,少得可怜。非要说不同处,那就是秦皇岛是不冻港,寒冷的天气海面也不会结冰。有人偏爱冒着严寒去海边,看成片的雪花徐徐撒入大海,寂静无风时甚至能听到雪落的声音,算得上冬日海港的一点乐趣。

大一时下午课业结束得早,我扔下书本溜出校门,在天黑前赶到海边,等一场完整的日落。红日悠悠,浪花悠悠,时光与海水化为一体缓缓流逝。沙滩上,慢慢走着的人影子被拉得旗杆一样长。终于,落日归山海,山海掩藏了无尽的深意。诗人说,海是沉默的海,起伏的潮汐是海的呼吸。如果没有潮汐,海一定会窒息。斑斓的鱼啊、珊瑚啊、贝壳啊,是海的女儿,如果没有它们,海该多么孤寂。帆船、游艇呢?是海的首饰,没有首饰,海照样美丽。

海面的风是能吹走一切的,人们游走的脚印,歌脚的仰脸痕迹,遗忘的沙堡以及愉悦与伤痛的倾诉、呐喊……我时常怪怪地想,亿年前这里是什么,是谁把这海带到这里,在海到来之前,这里是山?是河?是村庄?还应该有什么……斗转星移,海的今天也是这“转移”中的一个变幻存在吧。

我的心中装着一片海。海在哪里,我就在哪里;我在哪里,海都在我心里。不管在不在海边,我都能夜夜听着海妖的歌声,沉沉睡去。或许我还可以变成一只搁浅的螺,硬壳里奔涌着嘶鸣,等待着下一次潮汐。

邓佳

就职献县检察院,作品散见《检察日报》《河北法制报》《沧州日报》等。

诗意的雪和失意的人生

□杜书恒

凌晨,大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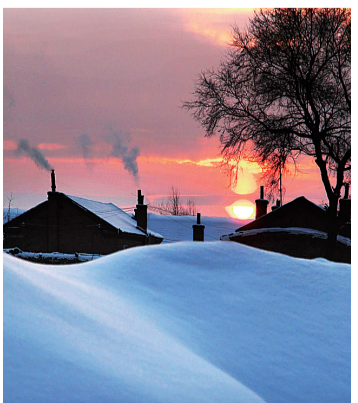
早起,走步,白的街里空无一人,除了我。

脑子里蹦出来的居然是林教头风雪山神庙。有人说,这是水许中最诗意的雪。

侮了高太尉的林冲被发配到沧州,逃过了杀威棒,被分配看守天王堂。他是一个知足的人。如果以前还幻想封妻荫子,现在他只想最简单安静地过完余生。李小二带来的消息让林冲又不安了,心中满是沮丧。虽然手里多了一把刀,他还是想着要过安稳的生活。

“光阴迅速,却早冬来”,冬来了,雪也就不远了。

上天似乎也折腾得有些倦怠了,甚至给阴霾中的林冲露出了一丝阳光,他从天王堂调到了草料场。天王堂工作虽清闲,可没什么油水,草料场倒有一些“常例钱”。



寻不到陆谦的林冲,慢慢地也放下心来,跟着差拨投草料场去。

严冬天气,彤云密布,朔风渐起,纷纷扬扬卷下一天大雪来。

水许中最诗意的雪下起来了,很大。

林冲交割完毕,“仰面看那草屋时,四下里崩坏了,又被朔风吹撼,摇振得动”。林冲道:这屋如何过得冬?待雪晴了,去城中唤个泥水匠来修理。孤独的林冲没有人说话,他和自己说,和自己的心说,和跟他一样孤独的墙壁说。从八十万禁军教头落魄到如此的林冲,就在这样一个风雪中摇曳的草屋也是可以寄命的。他只想安静下来,寻一个安身的去处。被朔风吹撼的破草屋不就是他的命吗?于孤寂破败中,他似乎也没太失意。

“拿了钥匙,把草厅门拽上,又拉上了草场门,反拽上,锁了”。金圣叹说,林冲精细地怕人。他事事都算得牢,拿得准。妻子被辱,他息事宁人,没打高衙内,只将陆谦家砸了。

林冲“信步投东,雪地里踏着碎琼乱玉,迤迤背着北风而行”。水许特喜欢“投东”去。出东门,不顾归。拔剑东门去,舍中儿母牵衣啼……林冲没有儿女,妻子也被他休掉了。曾经他虽非锦衣玉食,却也算小康,也许他想过上战场,搏个出身,获得安稳。可惜高衙内不让,只因为他妻子美丽又忠贞。于他,这风雪哪有半点诗意?

林冲是英雄,上梁山之前还不是。走过古庙,顶礼神明庇佑,神明可听到他祷告?

吃过肉酒,林冲“迎着朔风回来”。去时“那雪正下得紧”,回来“看那雪,

到晚越下得紧了”,在他的世界里,没有诗意,那雪里都是失意。

“迎着北风”,林冲“飞也似奔到草场门”,林冲又失意了,如此风雪夜里,他连个立锥处也没有,破草屋塌了。可塌了的草屋救了他一命,让他免于葬身火海,这是神明的庇佑么?进庙“把身上的雪都抖了”,他抖落的是诗意的雪还是失意的生活呢?

雪的诗意终于来了,属于陆谦的报应降临了。就在这诗意的雪地上,林冲的怒火燃了,红的血喷在白的雪上,雪化了,血冷了,红与白冻在一起,新雪盖了旧雪。金圣叹说,处处点缀出雪来,分外耀艳。恶人的血也是红色的,在林冲心中却失去了温度。如果没这番磨折,裹着锦衣的林冲携着美妻,或与鲁智深,站在亭子里,看这大雪,豪侠畅快的诗意。高衙内不让,富安不让,陆谦不让,高太尉不让,差拨不让,管营不让……有了很多“不让”,林冲便与诗意无关。

杀了人的林冲,提着枪只顾走。到哪里去?他自己也不知道。风雪夜里,何处方可立命?

诗意的雪遇上了失意的林冲。上梁山,与高太尉彻底决裂,寻诗意的雪和人生,如此他成了英雄。

说时杀气侵入冷,讲处悲风透骨寒。

杜书恒

燕赵文化之星,河北省散文学会会员,沧州初中语文名师,好读书,喜文字。